

紫琅
诗会每一个低头的母亲
都有菩萨的模样

□马国福

夕阳,永不疲倦的牲口
准时归栏大峡山背后的马厩
月亮,母亲剪瘦的鞋样
落在地上等待刺绣
梨花在月光下悄然凋零
法相庄严 尊容慈悲
母亲的脊背日益佝偻
我突然想给她命名“袁梨花”
看啊,那么多的梨花和她一起白头
让白消失在白中
一棵树的重量并不因花的凋零而减轻
所有的梨花围住母亲祈祷
月亮驮走黑夜所有的苦
每一个低头的母亲都有菩萨的模样
2021年4月20日清晨于故乡乐都



萱草

艾穆

烧鸡公

□朱朱

万家
灯火

去烧鸡公用餐,众人坐定前皆被叫到后厨,店小二从大鸡笼中拎出一只红冠公鸡,以证明即将上桌的食材乃现杀。那只鸡扑腾着翅膀睁圆了小眼,让人瞬间没了胃口。

被端上来的只是一堆剁块的鸡肉而已,红通通,热气腾腾。那后厨环节实在多余,谁也不知道锅里那只是不是之前我们见过的。隔了很多年,当时的滋味早就忘了,因为胃病是好多年以后才被神医治好,出去吃饭只能看个热闹,只记得那只鸡惊慌失措的样子。

小时候被指责挑食,成年以后才觉得自己太冤枉,因为父母只煮自己认为好吃的菜,我只能在零食里满足味蕾和心灵的渴望。有一阵子父亲开展了副业办了养鸡场,于是母亲经常杀鸡。我们吃过童子鸡,年轻的公鸡和下蛋的年轻母鸡,还有上海人最热衷的毛鸡蛋。红烧、白焗、油炸,终于让我倒了胃口,包括鸡蛋。

曾经围观过几次鸡场的凶案现场,案犯是我从未见过的黄鼠狼。它只对内脏有兴趣,把鸡肉全留下了。很多年以后在烧烤摊儿遇上爱吃鸡杂的人,我都会在心里暗暗地笑。

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吃鸡的,有一阵子每天在外面大开吃戒。松子排条,油炸生蚝、金汤鱼翅、油煎鲜鲍,从星级酒店到路边烧烤小摊,跟三五好友吃吃喝喝,日子过得开心极了。听说城外一家农庄的招牌菜是红烧鸡,于是便去了。好大一份,人口有青椒的香气,微辣,好吃得没了魂。那天还点了店家自制的酒酿,几个人晃悠悠出了门,站在太阳底下的时候打了个幸福的嗝儿,感觉自己太幸福了。

曹姐曾经热衷于城里的白斩鸡,嫩嫩的还带着血丝。鸡皮很肥,肉质鲜嫩刚刚好,浇汁也正宗,可惜后来那家店关了,再也吃不到了。其他任何场合的白斩鸡,都像是盗版,只能装装样子。

老公经常从乡下带回婆婆煨好的鸡汤,感觉就是跟高压锅里焖的不一样,特别香。乍暖还寒的春天,喝上两碗鸡汤,或是鸡汤泡饭,整个人都被滋润了。平日里积攒的怨言和火气被浇灭了一半。再再后来,经常往外跑,无锡那边爱用公鸡来煨汤,尝了尝,果然是嫩,本地公鸡肉质跟健身房里速成的肌肉男似的,仿佛隆起的就是激素跟增肌粉。看着就无法下口。

年岁渐长,味觉也跟油滑的二皮脸似的,说不清楚也难以把握。慢慢感觉什么都不好吃了。当年一起喝酒酿吃鸡肉的兄弟们个个儿飞黄腾达财大气粗,见面寒暄多了份菜里的油光。父亲不吃鸡几十年了,因为他知道鸡场会如何将小鸡仔儿迅速养出笼。还是婆婆煨的鸡汤口味稳定,因为那鸡生长在农村,依然可以自由散步,吃小虫子,跟大白鹅玩赛跑的游戏。孩子长大了,越来越不跟父母多话,喝完鸡汤就捧着手机,跟她的小伙伴们上线游戏,嘴里嚷嚷着: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柚子和枝子

□梅莉

一日,读到一首名曰《睡前书》小诗,完全被惊艳到了:“她还那么小/小鼻子,小耳朵,小眼神/前一秒,她嘟着小嘴生闷气/后一秒,她紧紧搂着我,一枚青幽幽的柚子/搂住了她的枝子/现在,整个世界就在我怀里/现在,我不出声。不会有人看出我有多害怕/怕她酸,怕她涩/怕她越来越甜。怕她翻身,怕她松开我/像柚子”。诗人真是灵气逼人啊,竟把女儿和母亲比喻成青柚子和枝子,妙不可言。

作为母亲,我尤其能体会孩子小的时候,小小一只,像动物似的,蜷缩在我的怀里安睡,瞬间母爱爆棚的感觉。长大后,会和我吵架、斗嘴,就没有小时候可爱了,但我们却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有时,母女俩拉着手逛街、散步,她会说一些新新人类特定语言。昨日在古猗园赏花,她指着金鱼草说:“好好吃哦!”我定睛一看,原来金鱼草长得太像蛋

乌云之上有青天

□明前茶

55岁那年,宋妈妈带着8件行李来到上海,她刚从安徽小城退休不到一个月,儿子便执意要把她接到上海生活,理由是,宋家爸爸刚刚去世不到6个月,宋妈妈失去伴侣,又从工作了34年的小学老师的岗位上退下来,儿子担心她的生活齿轮剧烈刹车,某些地方会崩坏。儿子跟妻子商量,一定要把妈妈接到上海生活。儿媳很善良,立刻就答应了。他们腾房间,在家具大卖场为母亲买了舒适的转椅。赶在宋妈妈到达之前为她布置了一个符合语文老师审美趣味的朝南大房间。宋妈妈当然很感动,也向儿媳许愿,说她会上海好好生活下去,不让他们担心。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白天,儿子媳妇都上班去了,孙子也上了一年级,她在上海如何打发漫漫时光呢?跳广场舞,她不会。广场舞阿姨们又嗲又轻快的上海话她一句都听不懂。大庭广众之下唱昆曲、唱沪剧、唱京剧,她不好意思,一来对那慢悠悠的唱腔不感兴趣。二来也置办不了那么昂贵的行头。反正离了生养她的那方土地,她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孤雁了。无边无涯的寂静笼罩着他。让她不由自主地感到忧伤。

她到了上海半年,还没有尝试走出家门。她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编织上。她买了白色的棉线,用两根钩针编织出了类似蕾丝或蜘蛛网的镂空白色罩布。这种罩布,搭在家里的沙发扶手上,搭在茶几上,搭在液晶电视机上,搭在立式风扇上,任儿媳如何好脾气,私下里也对丈夫抱怨说:“你妈妈来了以后,把我们家搞成了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里的模样。”

转变是从第二年的春天开始的,宋妈妈上菜市场买菜,发现上海的香椿头竟然要卖15块钱一两。她心里算了算,炒一盘香椿头炒

筒冰激淋了。在与同学闹别扭后,她告诉我有人在朋友圈“内涵”她了,怎么办。我一头雾水,“内涵”什么意思?她解释,就是有人不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我让她自己解决。过一会,她开心地跑来对我说,她在发“内涵”的同学下面主动认错了,结果人家反而不好意思,当即否认是在说她,还有同学赞她好可爱。不禁莞尔,处世还是简单直接最好,内心戏太多了就累,孩子的成长,到头来也成为家长共同成长。

母子关系的亲密度会随着小家庭的诞生而产生变化,当子女人到中年的时候,母亲已老,而中年人的负重最重。此时的母子关系往往变成母亲巴结子女,而子女们对妈妈的态度则要看当时的心情了。那天在小区公园,遇到邻居曹奶奶,她八十多岁,退休前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人独居,也许是因为孤独,平时见人话特别多。曹奶奶在认真拨电话,

但电话一直占线中。后来总算打通了,她用几近“谄媚”的语气在说话:“炜炜啊,依今朝给我点的外卖,菜老好吃额……”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午男人的声音,明显很不耐烦,我甚至闻到了火药味:“妈妈,依不要老打电话来好吗,我正在上班,忙得来腰细!”然后,电话就挂断了。曹奶奶尴尬地朝我笑笑,说:“你看看我儿子太忙了,唉!”看到这一幕,我心里有万般感慨。人老了,是很寂寞,想和儿子说说话,而儿子呢,也不容易,正在忙着和这个世界抗争呢,没给妈妈好脸色。要不,怎么会有人说,孝敬父母什么最难,是“色难”。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曾这样冲过妈妈吧。

柚子最终有一天,会松开枝子。

母亲节快到了,我绞尽脑汁地想着送妈妈什么礼物好,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把自己送给她看几天。到时,她一看见是她那离枝的柚子回来了,一定会笑出泪花。

玉兰
一瓣芬芳
一叶

干的金银花芽与薄荷叶,可以泡茶。在上海40摄氏度的大热天,这些清凉的茶水可以让家中的娃儿不长痱子。

到了开年,不仅所有的藤本和草本植物都欣欣向荣,连一人多高乔木们也发出了新叶,宋妈妈家吃上了自己种的香椿芽炒鸡蛋,榆树也活了,在4月初结出了一咕嘟、一咕嘟翠绿的榆钱儿,宋妈妈搭梯子上树,捋下这些清香的榆钱,做了榆钱蒸饼这种稀罕的吃食,招待孙子和他的同学们。孙子骄傲极了,对小伙伴吹嘘说:“我奶奶还会做端午的香囊,戴了她的香囊,不得感冒。香囊里所有的香叶,还有川椒、金银花,都是她自己种的呢。”这样一来,宋妈妈的形象在这些虎头虎脑的小家伙眼中蓦然高大起来,宋家所住的小区也俨然成了小家伙们辨认植物的迷你植物园。他们喜欢来宋妈妈家做功课,让宋妈妈领着他们去小区里辨认“奶奶种下的植物”。

儿媳见了这种状况,非常欣慰,对宋妈妈说:“妈妈来到上海以后,在我们家小区认识了那么多的邻居,比我们住在这里十年,认识的邻居还要多。妈妈还做了植树造景的工作,这种学会融入当地环境的能力,连我们也比不过呢。”宋妈妈听了有点不好意思,谦虚地回应说:“我后来也想了。既然已经来到上海,就要尽力让自己融入上海,若能栽培出一些熟悉感,何处不是家乡呢?”

她记得刚搬来上海的时候,儿子对她说:妈妈,你要学会融入前所未有的生活了。人都是有惰性的,年岁越大,惰性可能越强,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对未知的生活充满抵触情绪。如果你抱着不得不忍受的心态来到上海,那就会觉得去陌生地方过日子,就像被笼罩在乌云下,心情抑郁。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站得够高,看得更远,那么,所有的乌云之上都是有青天的。

不宋妈妈的努力,第一年的端午节,很多邻居都收到了宋妈妈赠送的艾叶与菖蒲,可以挂在门楣上辟邪,也收到了她赠送的晒